

黄埔学子周学而：

到黄埔抗日去！

文／海南日报记者 范南虹
通讯员 陈永忠

“到黄埔去！打日本鬼子去！”6月12日上午，推开琼海嘉积镇老人周学而的家门，这位93岁黄埔军校18期学员，还忘不了年轻时的信念。

穿越日军海上封锁 报考黄埔军校

“怒潮澎湃，党旗飞舞，这是革命的黄埔。主义须贯彻，纪律莫放松，预备作奋斗的先锋。打条血路，引导被压迫的民众，携着手，向前走，路不远，莫要惊。亲爱精诚，继续永守，发扬吾校精神，发扬吾校精神。”

这首黄埔军校校歌，老人至今仍然完整地记得。3年黄埔军校生活，影响了老人整整一生，至今，周学而仍坚守着黄埔军校的作息制度，早上6时起床，晚上10时睡觉。

“我的祖父周德乡是个中医，他一直坚持有钱不买田不买房，有钱要送子孙去读书，更盼望我能够去学中医，长大后济世救人。”在祖父的支持下，周学而得以在海南琼崖中学读书，求学生涯直到日军入侵，戛然而止，也打破了周德乡和周学而的梦想。

“1939年，日军占领海南，随后武力封锁海面，不准海南人进出。”周学而说，日本在海南烧杀抢掠，制造了许多惨案，这让家中长辈惶惶不安。周学而身为周家长孙，是全家希望所在。在周德乡的要求下，父亲周文辉租了一艘木船，在冬天的一个夜晚，命周学而偷偷渡海，前往已迁到湛江的琼崖中学继续求学。

“木船刚走到海中央，漆黑中，突然看到日本军舰远远而来。船老大立即把风帆降下来，吹灭船上的油灯，任船在海上漂浮、打转。”周学而说，船上所有的人都不敢吭声，直到日本军舰离开后，才重新启航，调整航向前往湛江。

到达湛江后不久，日本又打到湛江，学校被迫迁往韶关。重回学校不久的周学而接到校方通知，为避免目标太大被日军发现，校方要求学生分散自行前往韶关报到。

“大家都是步行，脚上长满了水泡，一天只能吃一碗饭，走了十多天，终于到了韶关。”周学而说，到了韶关，稍稍安定下来。他拼命学习，只希望多学些本领，报效祖国。然而，在日军的封锁下，学校粮食紧缺，而海南被日军占领，周学而也得不到家中救济。学校放假后，食堂不开饭，独自留校的周学而甚至都饿哭了。最后，他决定去吃学校后面糖厂种的甘蔗，靠吃甘蔗，周学而捡回了一条命。

1942年，周学而高中毕业。因为战乱，他找不到工作，又回不了家乡。“我们现在这种困境，都是日本人造成的。到黄埔去，去打日本！”这是国破家亡的切肤之痛，周学而邀集了几个要好的老乡（王严超、王亿浓、胡赞朝），决定报考黄埔军校。“我们四个人都考上了，而那一批也有很

房间的报纸、资料分类整齐有序地堆放着，床上的枕头、被褥，四四方方、有棱有角，叠放整洁井然。这是93岁老人周学而的居所，依然带着半个多世纪前行军的印迹。

1942年，琼海嘉积人周学而报考黄埔军校，进入军校二分校18期7总队学习。毕业后，加入国民党七十九军194师582团，先后参加了衡阳会战、桂林会战，歼灭不少日军。解放后，周学而回到故乡定居，曾任省政协委员，现为海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。

回首往事风云，周学而慷慨地说：抗日胜利，黄埔将士功不可没！我庆幸自己曾为国家民族而战！



晚年的周学而说起当年的戎马生涯，还激情澎湃。

见习记者 陈元才 摄

多海南籍的学员。”周学而至今仍记得，和他同批上黄埔军校的海南老乡共有100多人。

艰苦的军校生活 吃饭限时五分钟

被黄埔军校录取后，周学而首先进入伍生团在长沙受训，同去报考的三位老乡被分到了不同队学习，直到后来上战场后相遇。

“受训不到五天，长沙第二次会战爆发，入伍生团被要求上前线。”那时，周学而连怎么开枪都不会，更别提什么军事知识、战术了。部分入伍生团学员向蒋介石反映情况，蒋介石发话要求保护好学生，于是，周学而和同学一起又转入后方继续受训。长沙二次会战取得胜利，极大地鼓舞了周学而等黄埔新学员，随后，长沙三次会战打响，接受了短期训练的周学而和同学一道，奉命驻守长江西岸，一旦日军长驱直入，要阻截日军打过长江。

“第三次长沙大会战很快取胜。我们学生兵虽然没放一枪一弹，却信心大增。”周学而说，战争让学员们更加明白了现代军事和武装力量的重要，大家在入伍生团的训练更加认真更加刻苦。

“上午上文化课和军事课，下午野外训练。”军校生活艰苦非常，战争年代，物资极为匮乏，学校每天开两顿饭，每天定额1斤米饭，菜很简单，基本上没有肉吃，规定吃饭时间只有5分钟。当天中午，记者和周老一起吃饭，发现他虽然是九十高龄，吃饭依然很快，呼啦呼啦几下就搞定了。

周老记得，毕业那年是最辛苦的一年。所有学生转入野外实战训练。“不管刮风下雨，不管前面是深坑、水塘，还是荆棘、丛林，只要教导员一声令下后，我们都得往前冲。逢山过山、逢水过水，多复杂的地形都得往前冲。”

周学而说，毕业那年，军事训练加强了，各种军事器材的使用，刺刀的拼杀，还有各种战术的打法等等，军校老师倾囊相授。“军校老师和同学们吃在一起，睡在一起。”周学而至今记得他的队长吴沉毅（湖南安化人），要求他们必须拼死学习，平时多流一身汗，战时少流一滴血。

“进入军校后，我们都谨记了一条校训：贪生怕死勿入校门！”周学而说，队长在教授《步兵操典》时，也反复强调“必死不死，幸生不生”，就是战场上，如果抱定“必死”的决心，反而会因为作战勇猛幸存下来，如果总是害怕死亡，则更容易死亡。

如今，虽已远去了战火硝烟，周老平静幸福地享受晚年生活。无情的时光，消耗了老人过往青春激荡、热血沸腾的生命，也荒疏了不少记忆。然而，3年黄埔军校，仍是老人生命中最不可磨灭的印记。他说，是黄埔军校锤炼了他坚毅的性格，也是黄埔军校打磨掉他求取功名利禄之心。此后，他经历多次战争、“文革”又遭遇不公平对待，

人生大起大落，沉沉浮浮，他都能等闲视之。

衡阳桂林会战歼敌无数

1944年，日军攻占长沙后向衡阳进犯，周学而所在部奉命保卫衡阳，展开了衡阳会战。“衡阳会战从1944年6月下旬开始，直到8月7日沦陷，整整打了四十天。”回忆70年前那场战争，惨烈的场面仍历历在目。

周学而告诉记者，衡阳会战开始不久，582团伤亡很大，迫击炮排长阵亡，只剩十多名士兵和两门八二迫击炮，周学而临危受命，从后方调往前线，接任迫击炮排排长职务。

“我那时初上战场，对炮排的人员和战斗情况都不熟悉，心理压力很大。”周学而说，初上战场，他心里还是害怕的，不是害怕死亡，是害怕战争，怕不会打，怕打不赢。随着沙场历练，他迅速成长为一名英勇的战士。

是年七月下旬，582团奉命发起全线反攻。在战场上，他和老乡王严超相遇，两人互相交换了家庭详细地址、父母姓名，相互约定，不管谁战死，都要通知对方家人，同时帮助对方照顾家人。

“高地上，厮杀声、枪声、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，战友们前赴后继地倒下，身边鲜血流淌。”然而，激战四十天，几近弹尽粮绝，甚至连七十九军军长王甲本都在与日军的肉搏中英勇牺牲了，但衡阳还是陷落。

伤亡惨重，依然不能取胜，战士们沉痛的心情难以言说。“没有人落泪，战争不相信眼泪，也来不及去悲伤。”周学而说，衡阳会战结束后，他又和部队赶往桂林，打响了桂林保卫战。战役中，他指挥迫击炮排，准确地摧毁躲在山洞中的日军重机关枪阵地，确保了桂林保卫战的胜利，我方将士一鼓作气攻入敌阵地，杀得残余日军四处逃窜。

“桂林保卫战苦战七昼夜，官兵缺粮缺药，缺少子弹，山坡上的地瓜都被激战的官兵抓来生吃了。”周学而还特意赋诗一首纪念他参加的两次会战：“衡阳摧敌寇，再向东安冲。战鼓频催敌，奸倭奏伟功。松江战七夜，临桂炮千隆。浴血连三月，免酬报国衷。”

烽火连天、热血报国的岁月，浓缩在短短40字中。



桂林保卫战中战火燃烧中的桂林

◀上接 B2 版

在衡阳机场战斗中，他冲锋在前，和美军一起击落三架敌机。长沙四次会战，战况惨烈，人人英勇杀敌，符能所在的排在第三次会战中就射杀日军数十人。长沙守城一个多月，部队伤亡过半，而且缺粮少药，饥饿难忍的战士，靠打老鼠、烤牛皮充饥。战斗至最后，符能所在的连队只剩下他和一名排长及二十多名战士，苦战苦守48天后，符能才最终和战友们艰难突围。

硝烟已远去 健在仅21人

而今，当年英勇杀敌的海南黄埔青年不少人早已捐躯疆场，幸存下来的人们也垂垂老矣，缠绵病榻。在我们拜访的文昌、琼海四位黄埔老人中，黄埔军校四分校17期的植德英老人已卧床不起，意识模糊，无法交谈；周学而、吴惠民、陈立轩3位老人健康状况也是每况愈下，记忆力、听力、视力都急剧减退，回忆往事，与敌厮杀的情形虽恍如昨日，但具体的人事他们已记不太清楚了。

“1990年12月，海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正式成立，当时入会的同学有四百人。”袁克克说，同学会成立后，陆续有黄埔同学加入，共有近500名会员。而现在，500名会员大多作古，健在的仅余21人。

为了让黄埔老人健康愉快地欢度晚年，近年来，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开展了“温暖夕阳”活动，给黄埔老人赠送收音机、CD影像机、助听器及暖水袋、保暖衣等生活用品，帮助改善黄埔老人的生活条件；实施“三个一”工程，挖掘整理和保存海南黄埔同学史料，编印、拍摄了一本反映我省黄埔同学历史和现实的书籍、画册和电视专题片。此外，省黄埔军校同学会还重点加强与黄埔学子后人的沟通联系，与省机电工程学校一起联合开设学制3年的“黄埔后代班”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告慰黄埔英灵和温暖健在的黄埔老人。

历史并不会遗忘，黄埔精神将永存后人心中。九十年家国，换了人间，中华民族已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，而黄埔精神、海南黄埔青年的英姿，在深邃时光里闪耀着浩然之光，依然照亮着后人前行的道路。